

第二十六卷

天水仙哥

天水仙哥，字絳真，住於南曲中。善談謔，能歌令。常為席糾，寬猛得所。其姿容亦常常，但蘊籍不惡，時賢雅尚之，因鼓其聲價耳。故右史鄭休範（仁表。）嘗在席上贈詩曰：

「嚴吹如何下太清，玉肌無奈六銖輕。雖知不是流霞酌，願聽雷和瑟一聲。」

劉覃登第，年十六七，永寧相國鄴之愛子，自廣陵入舉，輜重數十車，名馬數十駟。時同年鄭實先輩扇之（鄭實，本吳人，或薦裴贊為東牀，因與名士相接。素無操守，粗有詞學。乾符四年，裴公致其捷，與覃同年，因詣事覃，以求維揚幕。不慎廉隅，猥褻財利，又薄其中饋，竟為時輩所棄斥。），極嗜慾於長安中。天水之齒甚長於覃，但聞眾譽天水，亦不知其妍醜。所由輩潛與天水計議，每令，辭以他事，重難其來。覃則連增所購，終無難色。

會他日，天水實有所苦，不赴召。覃殊不知信，增繆不已。所由輩又利其所乞，且不忠告，而終不至。

時有戶部府吏李全者（戶部煉子也。），居其里中，能制諸妓。覃聞，立使召之，授以金花銀榼可二斤許。全貪其重賂，逕入曲，追天水入兜輿中，相與至宴所。至則蓬頭垢面，涕泗交下，褻簾一睹，亟使昇回，而所費已百餘金矣。

楚兒

楚兒，字潤娘，素為三曲之尤，而辯慧，往往有詩句可稱。近以遲暮，為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，置於他所。潤娘在娼中，狂逸特甚，及被拘繫，未能悛心。鍛主繁務，又本居有正室，至潤娘館甚稀。每有舊識過其所居，多於窗牖間相呼，或使人詢訊，或以巾箋送遺。鍛乃親仁諸裔孫也，為人異常兇忍且毒，每知，必極答辱。潤娘雖甚痛憤，已而殊不少革。

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，前後相去十數步。同版使鄭光業（昌國。）時為補袞，道與之遇，楚兒遂出簾招之，光業亦使人傳語。鍛知之，因曳至中衢，擊以馬箠，其聲甚冤楚，觀者如堵。光業遙視之，甚驚悔，且慮其不任矣。

光業明日，特取路過其居偵之，則楚兒已在臨街窗下弄琵琶矣。駐馬使人傳語已，持彩箋送光業，詩曰：「應是前生有宿冤，不期今世惡因緣。蛾眉欲碎巨靈掌，雞肋難勝子路拳。只擬嚇人傳鐵券（汾陽王有鐵券，免死罪，今則無矣。蓋恐嚇之詞。），未應教我踏金蓮。曲江昨日君相遇，當下遭他數十鞭。」光業馬上取筆答之，曰：「大開眼界莫言冤，畢世甘他也是緣。無計不煩乾偃蹇，有門須是疾連拳。據論當道加嚴箠，便合披緇念法蓮。如此興情殊不減，始知昨日是蒲鞭。」

光業性疏縱，且無畏憚，不拘小節，是以敢駐馬報復，仍便送之。聞者為縮頸。鍛累主兩赤邑捕賊，故不逞之徒，多所效命，人皆憚焉。

鄭舉舉

鄭舉舉者，居曲中，亦善令章，嘗與絳真互為席糾，而充博非貌者。但負流品，巧談諧，亦為諸朝士所眷。常有名賢醪宴，辟數妓，舉舉者預焉。今左諫王致君（調。）、右貂鄭禮臣（穀。）、夕拜孫文府（儲。）、小天趙為山（崇。）、皆在席。時禮臣初入內庭，矜誇不已，致君以下，倦不能對，甚減歡情。舉舉知之，乃下籌指禮臣曰：「學士語太多。翰林學士雖甚貴甚美，亦在人耳。至如李鷺、劉允承、雍章亦嘗為之，又豈能增其聲價耶？」致君以下皆躍起拜之，喜不自勝。致君、禮臣因引滿自飲，更不復有言。於是極歡，至暮而罷。致君以下，各取彩繒遺酬。

孫龍光為狀元（名偃，文府弟，為狀元在乾符五年。），頗惑之，與同年侯彰臣（潛。）、杜寧臣（彥殊。）、崔助美（昭願。）、趙延吉（光逢。）、盧文舉（擇。）、李茂助（茂藹弟。）等數人，多在其舍，他人或不盡預，故同年盧嗣業訴醜罰錢，致詩於狀元曰：「未識都知面，頻輸復分錢。苦心親筆硯，得志助花鈿。徒步求秋賦，持杯給暮饘。力微多謝病，非不奉同年。」（嗣業，簡辭之子。少有詞藝，無操守之譽。與同年非舊知聞，多稱力窮不遵醜罰，故有此篇。曲內妓之頭角者，為都知，分管諸妓，俾追召勻齊。舉舉、絳真，皆都知也。曲中常價，一席四環，見燭即倍，新郎君更倍其數，故云復分錢也。今左史劉文崇及第年，亦惑於舉舉。同年宴，而舉舉有疾不來，其年酒糾，多非舉舉，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為酒糾。坐久，覺狀元微哂，良久乃吟一篇曰：「南行忽見李深之，手舞如蜚令不疑。任爾風流兼蘊藉，天生不似鄭都知。」）

顏令賓

顏令賓，居南曲中，舉止風流，好尚甚雅，亦頗為時賢所厚。事筆硯，有詞句。見舉人，盡禮祇奉，多乞歌詩，以為留贈，五彩箋常滿箱篋。後疾病且甚。

值春暮，景色晴和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。顧落花而長歎數四，因索筆題詩云：「氣餘三五喘，花剩兩三枝。話別一樽酒，相邀無後期。」因教小童曰：「為我持此出宣陽、親仁已來，逢見新第郎君及舉人，即呈之云：『曲中顏家娘子將來，扶病奉候郎君。』」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。逡巡至者數人，遂張樂歡飲，至暮，涕泗交下，曰：「我不久矣，幸各制哀挽以送我。」初，其家必調求贈送於諸客，甚喜。及聞其言，頗嫌之。

及卒，將瘞之日，得書數篇，其母拆視之，皆哀挽詞也。母怒，擲之於街中，曰：「此豈救我朝夕也？」其鄰有喜羌竹劉駝駝，聰爽能為曲詞。或云嘗私於令賓，因取哀詞數篇，教挽柩前同唱之，聲甚悲愴，是日瘞於青門外。

或有措大逢之，他日召駝駝使唱，駝駝尚記其四章。一曰：「昨日尋仙子，輜車忽在門。人生須到此，天道竟難論。客至皆連袂，誰來為鼓盆？不堪襟袖上，猶印舊眉痕。」二曰：「殘春扶病飲，此夕最堪傷。夢幻一朝畢，風花幾日狂。孤鸞徒照鏡，獨燕懶歸梁。厚意那能展，含酸莫一觴。」三曰：「浪意何堪念，多情亦可悲。駿奔皆露膽，麝至盡齊眉。花陰有闌日，月河無出期。寧言掩丘後，宿草便離離。」四曰：「奄忽那如此，夭桃色正春。捧心還動我，掩面復何人。岱岳誰為第一新，寧州何有最長春。」

玉在西鄰。」自是盛傳於長安，挽者多唱之。

或詢駝駝曰：「宋玉在西，莫是你否？」駝駝哂曰：「大有宋玉在。」諸子皆知私於樂工，及鄰里之人，極以為恥，遞相掩覆。絳真因與諸子爭全相謔，失言云：「莫倚居突肆。」既而甚有恨色。後有與絳真及諸子昵熟者，勤問之，終不言也。

楊妙兒

楊妙兒者，居前曲，從東第四五家，本亦為名輩，後老退為假母。居第最寬潔，賓甚翕集。長妓曰萊兒，字蓬仙，貌不甚揚，齒不卑矣，但利口巧言，詼諧臻妙。陳設居止處，如好事士流之家，由是見者多惑之。進士天水（光遠），故山北之子，年甚富，與萊兒殊相懸，而一見溺之，終不能捨。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，尤諂附之。又以俱善章程，愈相知愛。天水未應舉時，已相昵狎矣。及應舉，自以俊才，期於一戰而取。萊兒亦謂之萬全。是歲冬，大誇於賓客，指光遠為一鳴先輩。及光遠下第，京師小子弟，自南院逕取道詣萊兒以快之。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，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：「盡道萊兒口可憑，一冬誇媚好聲名。適來安遠門前見，光遠何曾解一鳴？」萊兒尚未信，應聲嘲答曰：「黃口小兒口沒憑，逡巡看取第三名。孝廉持水添瓶子，莫向街頭亂碗鳴。」其敏捷皆此類也。

是春，萊兒託託，久不痊於光遠（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「打託託」）。光遠嘗以長句詩題萊兒室曰：「魚鑰獸環斜掩門，萋萋芳草憶王孫。醉憑青瑣窺韓壽，困擲金梭惱謝鯤。不夜珠光連玉匣，辟寒釵影落瑤樽。欲知明惠多情態，役盡江淹別後魂。」萊兒酬之曰：「長者車塵每到門，長卿非慕卓王孫。定知羽翼難隨鳳，卻喜波濤未化鯤。嬌別翠鈿黏去袂，醉歌金雀碎殘樽。多情多病年應促，早辦名香為返魂。」

萊兒亂離前，有闖闖豪家以金帛聘之，置於他所。人頗思之，不得復睹。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，倍於諸妓，權利甚厚，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。萊兒因大詬假母，拂衣而去，後假母嘗泣訴於他賓。

次妓曰永兒，字齊卿，婉約於萊兒，無他能。今相國蕭司徒邁甚眷之，在翰苑時，每知聞間為之致宴，必約定名占之。

次妓曰迎兒，既乏丰姿，又拙戲謔，多勁詞以忤賓客。

次妓曰桂兒，最少，亦窘於貌，但慕萊兒之為人，雅於逢迎。

王團兒

王團兒，前曲自西第一家也。（昨車駕反正，朝官多居此。）已為假母，有女數人。

長曰小潤，字子美，少時頗籍籍者。小天崔垂休（名徹，本字似之，及第時年二十），變化年溺惑之，所費甚廣。嘗題記於小潤牌上，為山所見（名就，今字袞求，近白小求，宰臨晉）。贈詩曰：「慈恩塔下親泥壁，滑膩光華玉不如。何事博陵崔四十，金陵腿上逞歐書？」（垂休本第四十，後改為四十一，即崔四十崔相也。）

次曰福娘，字宜之，甚明白，豐約合度，談論風雅，且有體裁。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（名澹，贈詩方在內庭）：「怪得清風送異香，娉婷仙子曳霓裳。惟應錯認偷桃客，曼倩曾為漢侍郎。」（時為內庭月部侍郎。）次曰小福，字能之，雖乏風姿，亦甚慧黠。予在京師，與群從少年習業，或倦悶時，同詣此處。與二福環坐，清談雅飲，尤見風態。予嘗贈宜之詩曰：「彩筆仙衣紅玉膚，輕盈年在破瓜初。霞杯醉勸劉郎飲，雲髻慵邀阿母梳。不怕寒侵緣帶寶，每憂風舉倩持裾。謾圖西子晨妝樣，西子元來未得如。」得詩甚多，頗以此詩為稱愜，持詩於窗左紅牆，請予題之。及題畢，以未滿壁，請更作一兩篇，且見戒無黠。予因題三絕句，如其自述。其一曰：「移壁回窗費幾朝，指環偷解薄蘭椒。無端鬥草輸鄰女，更被拈將玉步搖。」其二曰：「寒繡紅衣餉阿嬌，新團香獸不禁燒。東鄰起樣裙腰闊，刺蹙黃金線幾條。」其三曰：「試共卿卿戲語粗，畫堂連遣侍兒呼。寒肌不奈金如意，白癩為膏郎有無？」尚校數行未滿。翼日詣之，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：「苦把文章邀勸人，吟看好個語言新。雖然不及相如賦，也直黃金一二斤。」

宜之每宴洽之際，常慘然鬱悲，如不勝任，合坐為之改容，久而不已。靜詢之，答曰：「此蹤跡安可迷而不返耶？又何計以返？每思之，不能不悲也。」遂嗚咽久之。他日，忽以紅箋授予，泣且拜。視之，詩曰：「日日悲傷未有圖，懶將心事話凡夫。非同覆水應收得，只問仙郎有意無？」余因謝之曰：「甚識幽旨，但非舉子所宜，何如？」又泣曰：「某幸未繫教坊籍，君子倘有意，一二百金之費爾。」未及答，因授予筆，請和其詩。予題其箋後曰：「韶妙如何有遠圖，未能相為信非夫。泥中蓮子雖無染，移入家園未得無。」覽之，因泣，不復言，自是情意頓薄。

其夏，予東之洛。或醞飲于家，酒酣，數相囑曰：「此歡不知可繼否？」因泣下。泊冬初還京，果為豪者主之，不可復見。（曲中諸子，多為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，謂之買斷。但未免官使，不復祇接於客。）

至春上巳日，因與親知禊於曲水，聞鄰棚絲竹，因而視之。西座一紫衣，東座一縷麻，北座者遍透（出甲反。）麻衣，對米盂為糾，其南二妓，乃宜之與母也。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。曰：「宣陽彩纈鋪張言為街使郎官置宴，張即宜之所主也。」時街使令坤為敬壇，二縷蓋在外艱耳。及下棚，復見女傭曰：「來日可到曲中否？」詰旦詣其里，見能之在門，因邀下馬。予辭以他事，立乘與語。能之團巾擲予曰：「宜之詩也。」舒而題詩曰：「久賦恩情慾托身，已將心事再三陳。泥蓮既沒移栽分，今日分離莫恨人。」予覽之，悵然馳回，且不及其門。

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。常語予：本解梁人也，家與一樂工鄰，少小常依其家學針線，誦歌詩。總角為人所誤，聘一過客，云入京赴調選。及挈至京，置之於是，客給而去。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，累月後，乃逼令學歌令，漸遣見賓客。尋為計逋遯所嬖，韋宙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，輸此家不啻千金矣。問者亦有兄弟相尋，便猶論奪。某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，無奈何，謂之曰：「某亦失身矣，必恐徒為。」因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，乃慟哭永訣而去。每遇賓客，話及此，嗚咽久之。

王蘇蘇

王蘇蘇，在南曲中，屋室寬博，庀饌有序。女昆仲數人，亦頗善諧謔。有進士李標者，自言李英公勳之後，久在太諫王致君門下，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。飲次，標題窗曰：「春暮花株繞戶飛，王孫尋勝引塵衣。洞中仙子多情態，留住阿郎不放歸。」蘇蘇先未識，不甘其題，因謂之曰：「阿誰留郎？君莫亂道！」遂取筆繼之曰：「怪得犬驚雞亂飛，羸童瘦馬老麻衣。阿誰亂引阿郎對，留住

青蚨熱趕歸。」標性褊，頭面通赤，命駕先歸。後蘇蘇見王家郎君，輒詢：「熱趕郎在否？」

劉秦娘

劉秦娘，北曲內小家女也。彼曲素無高遠者，人不知之。亂離之春，忽於慈恩寺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，至寺側下車而行，年齒甚妙，粗有容色。時游者甚眾，爭往詰之，以居非其所，久乃低眉。及細詢之，云：「門前一樗樹子。」尋遇暮雨，諸妓分散。其暮，予有事北去，因過其門，恰遇轎車返矣，遂題其舍曰：「尋常凡木最輕樗，今日尋樗桂不如。漢高新破咸陽後，英俊奔波遂吃虛。」同游人聞知，詰朝詣之者結駟於門矣。

張住住

張住住者，南曲。所居卑陋，有二女兒不振，是以門甚寂寞，為小鋪，席貨草剝薑果之類。住住，其母之腹女也，少而敏慧，能辨音律。鄰有龐佛奴，與之同歲，亦聰警，甚相悅慕，年六七歲，隨師於眾學中，歸則轉教住住，私有結髮之契。及住住將笄，其家拘管甚切，佛奴稀得見之，又力窘不能致聘。

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，欲權聘住住，蓋求其元，已納薄幣，約其歲三月五日。及月初，音耗不通，兩相疑恨。佛奴因寒食爭毬，故逼其窗以伺之，忽聞住住曰：「徐州子，看看日中也。」佛奴，龐助同姓，傭書徐邸，因私呼佛奴為徐州子。日中，蓋五日也。佛奴甚喜，因求。住住云：「上巳日我家踏青去，我當以疾辭彼，即自為計也。」佛奴因求其鄰未嫗為之地，嫗許之。

是日，舉家踏青去，而嫗獨留，住住亦留。住住乃鍵其門，伺於東牆。聞佛奴語聲，遂梯而過。佛奴盛備酒饌，亦延宋嫗。因為幔寢所，以遂平生。既而，謂佛奴曰：「子既不能見聘，今且後時矣，隨子而奔，兩非其便。千秋之誓，可徐圖之。五日之言，其何如也？」佛奴曰：「此我不能也，但願保之他日。」住住又曰：「小鳳亦非娶我也，其旨可知也。我不負子矣，而子其可便負我家而辱之乎？子必為我之計。」佛奴許之。曲中素有畜鬥雞者，佛奴常與之狎。至五日，因髡其冠，取丹物托宋嫗致於住住。既而小鳳以為獲元，甚喜，又獻三縉於張氏，遂往來不絕。復貪住住之明慧，因欲嘉禮納之。時小鳳為平康富家，車服甚盛。佛奴傭於徐邸，不能給食，母兄喻之，鄰里譏之。住住終不捨佛奴，指階井曰：「若逼我不已，『骨董』一聲即了矣。」

平康里中，素多輕薄小兒，遇事輒唱：「住住誑小鳳也。」鄰里或知之。俄而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，為鄭九郎主之，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，及誕一子，榮陽撫之甚厚。曲中唱曰：「張公吃酒李公顛，盛六生兒鄭九憐。舍下雄雞傷一德，南頭小鳳納三千。」久之，小鳳因訪住住，微聞其唱，疑而未察。其與住住昵者，詰旦告以街中之辭曰：「是日前佛奴雄雞，因避鬥飛上屋傷足。前曲小鐵爐田小福者，賣馬街頭，遇佛奴父，以為小福所傷，遂毆之。」住住素有口辯，因撫掌曰：「是何龐漢，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？街頭唱：『舍下雄雞失一足，街頭小福拉三拳。』且雄雞失德，是何謂也？」小鳳既不審且不喻，遂無以對。住住因大哈，遞呼家人，隨弄小鳳，甚不自足。住住因呼宋嫗，使以前言告佛奴。

奴視雞足且良，遂以生絲纏其雞足，置街中，召群小兒共變其唱住住之言。小鳳復以住住家噪弄不已，遂出街中以避之。及見雞跛，又聞改唱，深恨向來誤聽。乃益市酒肉，復之張舍。

一夕，宴語甚歡，至旦將歸，街中又唱曰：「莫將龐大作叢（音翹。）團，龐大皮中的不乾。不怕鳳凰當額打，更將雞腳用筋纏。」小鳳聞此唱，不復詣住住。

佛奴初傭徐邸，邸將甚憐之，為致職名，竟禪邸將，終以禮聘住住，將連大第。而小鳳家事日蹙，復不侔矣。

胡證尚書

胡證尚書，質狀魁偉，膂力絕人。與裴晉公度同年。公嘗狎游，為兩軍力士十許輩凌轢，勢甚危窘，公潛遣一介求救於胡。胡衣皂貂金帶，突門而入，諸力士之失色。胡後到飲酒，一舉三鍾，不啻數升，杯盤無餘瀝。逡巡，主人上燈，胡起取鐵燈台，摘去枝葉而合其附，橫置膝上，謂眾人曰：「鄙夫請非次改令，凡三鍾引滿一遍，三台酒須盡，仍不得有滴瀝，犯令者一鐵跗，自謂燈台。」胡復一舉三鍾。次及一角觥者，凡三台三遍酒未能盡，淋漓逮至並坐。胡舉跗將擊之，群惡皆起，設拜叩頭乞命，呼為神人。胡曰：「鼠輩敢爾，乞汝殘命！」叱之令去。

裴思謙狀元

裴思謙狀元及第後，作紅箋名紙十數，詣平康里，因宿於里中。詰旦，賦詩曰：

銀缸斜背解鳴，小語低聲賀玉郎。

從此不知蘭麝貴，夜來新惹桂枝香。

楊汝士尚書

楊汝士尚書鎮東川，其子知溫及第。汝士開家宴相賀，營妓咸集，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，詩曰：

郎君得意及青春，蜀國將軍又不貧。

一曲高歌紅一匹，兩頭娘子謝夫人。

鄭合敬先輩

鄭合敬先輩及第，後宿平康里，詩曰：

春來元處不閒行，楚潤相看別有情。

好是五更殘酒醒，時時聞喚狀元聲。

楚娘字潤卿，妓之尤者。

北里不測二事

予頃年往長安中，鰥居僑寓，頗有介靜之名，然總率交友，未嘗辭避，故勝游狎宴，常亦預之。朝中知己，謂子能立於顏生子祚生之間矣。予不達聲律，且無耽惑，而不免俗，以其道也。然亦懲其事，思有以革其弊。嘗聞大中以前，北里頗為不測之地。故王金吾、令狐博士，皆目擊其事，幾罹毒手，實昭著本末，垂戒後來。且又焉知當今無之？但不值執金吾曲台之泄耳。

王金吾，故山南相國起之子。少狂逸，曾昵行北曲，遇有醉而後至者，遂避之牀下。俄頃，又有後至者，仗劍而來，以醉者為王金吾也。因梟其首而擲之曰：「來日更呵殿人朝耶！」遂據其牀。金吾獲免，遂不入北曲。其首家人收瘞之。

令狐博士 相君當權日，尚為貢士，多往北曲，有昵熟之地往訪之。一旦，忽告以親戚聚會，乞輟一日，遂去之。

於鄰舍密窺，見母與女共殺一醉人，而瘞之室後。來日，復再詣之宿。中夜問女，女驚而扼其喉，急呼其母，將共斃之。母勸而止。及旦，歸告大京尹捕之，其家已失所在矣。以博文字，不可不具載於明文耳。

頃年舉子皆不及北里，惟新郎君恣游於一春，近不知誰何啟迪。嗚呼！有危梁峻谷之虞，則回車返策者眾矣。何危禍之惑甚於彼而不能戒於人哉？則鼓洪波、遵覆轍者，甚於作俑乎。後之人，可以作規者，當力制乎其所志。是不獨為風流之談，亦可垂誠勸之旨也。

[返回 >>](#) [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